

国外首部《金瓶梅》全译本的发现与探析

苗怀明, 宋楠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1862—1869年间完成的加布伦兹德译本《金瓶梅》手稿的新发现, 将人们所知《金瓶梅》全译本在欧洲的出现时间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同时也澄清了《金瓶梅》在欧洲翻译、流传的一些误解。该译本是国外第一部《金瓶梅》全译本, 它的出现有其社会文化背景, 是加布伦兹在当时汉学思潮影响下一次有趣的尝试。这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高质量译本, 有其独到之处, 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 《金瓶梅》; 加布伦兹; 全译本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其传播和影响并不限于国内, 早已遍及世界各国和地区, 这表现在它被陆续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 译本众多。就其在欧洲各国的翻译来说, 也有多个译本。长期以来, 由于资讯不畅、交流不够等原因, 国内学界对其了解不多, 主要是依据相关书籍如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胡文彬的《金瓶梅书录》两书的介绍。两书较为系统地列举了《金瓶梅》的各种译本, 但因当时条件所限, 加之未曾目验原书, 以致出现不少误传, 比如对欧洲《金瓶梅》译本的判断, 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译本是法文节译本, 译者是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 书名为《金莲》(*Lotus d'or, Roman adapté du Chinois*), 由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Paris, charpentier et Fasquelle)于1912年出版”^①, 此前只有“片段译文”。^②欧洲最早的全译本

是1939年出版的“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英文全译本, 书名《金莲》(*The Golden Lotus*)”。^③但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这些判断特别是对欧洲最早译本、全译本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需要进行修正。

那么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译本、全译本到底是哪一个? 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 近年来,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了。

一、加布伦兹译本的发现

2013年秋, 本文作者之一的宋楠因要撰写有关乔治·加布伦兹德文版《汉文经纬》研究的博士论文, 特意到德国去拜访一个19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和汉学世家——加布伦兹家族的后人^④, 有幸进入德国几个重要的藏书机构和加布伦兹家族的史料馆查阅资料。

收稿日期: 2015-03-06

作者简介: 苗怀明, 河南平舆人,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宋楠, 南京大学文学院, 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在位于图林根州加布伦兹故乡阿腾堡的宫殿里,宋楠进入如今属于国家档案馆的地下藏书室,深深为加布伦兹父子及其家人广博的语言学学识和研究成果所折服。除了他们卷帙浩繁的语言学研究专著,在该家族的遗产目录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部《金瓶梅》的译稿,即乔治的父亲康农·加布伦兹带领儿子们于1862—1869年间完成的一部“闲情之作”——《金瓶梅》100回德译本。

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嵇穆教授(Dr Martin Gimm)的帮助下,我们查阅相关资料,逐渐弄清了这部译稿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这是目前所知欧洲乃至国外最早的《金瓶梅》全译本,也是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译本。

需要说明的是,最早发现这部译稿的人是嵇穆教授。1998年,他最早发现了该译稿的手稿,并一直进行手稿的整理和初步的研究。2005年至2013年,其整理稿陆续由柏林国家图书馆刊行。嵇穆,德文名Martin Gimm,生于1930年,德国著名满学和汉学家,德国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教授。他精通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和日语,有不少满、汉史学及文学方面的研究著述。

遗憾的是,这一新的发现还未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即便是在德国汉学界,对这个译本也知之不多,国内学界更是很少有人提及。有鉴于此,我们对这个重要的译本进行初步的介绍和探讨,为国内学界提供学术信息。

具体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嵇穆教授早听说过康农·加布伦兹翻译《金瓶梅》之事,一直留意查找,均无所获。1998年,他在位于阿腾堡宫的图林根国家资料馆多次搜索,意外地在旁边建筑的一个尘封已久的角落里发现了这部译稿。

该译稿原稿为手写,写在一页页纸张上,未装订,外面用厚重的灰色纸张包裹。首页正中写有书名“*Gin-Ping-Mei*”^⑤,下面有一行题字:“由H. C.v.d.Gabelentz(即康农·加布伦兹)根据满文翻译的中国小说”。第二页所题文字为“金瓶梅”,“一部由满文翻译的中国小说,译者康农·加布伦兹,1862—1869”。明确记录了翻译者以及翻译的依据、时间。

手稿共8包,所用纸张每页17cm×22cm,其中文字部分11cm×21cm见方,双面、黑色墨水书写,每页均标明页数,全书共3842页。^⑥

该译稿是根据满文本《金瓶梅》翻译而成,共

100回。从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和卷首三首诗开始,直接进入正文,以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结束。可能是译稿完成后未能出版的缘故,该译本没有序跋,也没有后记。

该书的翻译者为康农·加布伦兹和他的两个儿子乔治·加布伦兹、阿尔伯特·加布伦兹,其中主体部分为康农·加布伦兹所译,他的两个儿子仅翻译了第13—16回。两个儿子曾跟随父亲学习汉语和满语,可能是出于让儿子练习的目的,康农·加布伦兹将其中的4回交给他们翻译。随后,康农·加布伦兹校正了儿子的译稿,并将其收入到署名译者康农·冯·德·加布伦兹(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的手稿中。为了叙述的方便,后文称该书为加布伦兹译本。

作为加布伦兹译本翻译底本的满文《金瓶梅》在二战期间被苏军掠走。估计当时苏军只注意到带有汉字及刊印成册的古书,这部用德语手写的译稿被当作没有价值的笔记丢弃在角落里。译稿手稿在1998年被嵇穆教授发现后,经整理于2005至2013年间由柏林国家图书馆陆续编印刊行。^⑦该整理稿分送德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国家图书馆存有电子稿,按需印刷,由A4纸张打印,装订为10本,研究者可以在珍本室申请借阅、印刷,以后计划装帧成书籍发行。译稿手稿属于加布伦兹家族的遗产,仍藏于位于阿腾堡的国家档案馆,征得家族管理人同意后方可借阅。

据统计,在加布伦兹家族的私人图书馆里藏有1万多册古代典籍,其中仅中文藏书就多达2000多册。遗憾的是,二战德国战败后,苏军占领了加布伦兹家族位于波什维茨的宫殿,将绝大部分藏书抢走。近年来德国政府曾试图与俄罗斯政府交涉,让其归还这些书籍,但未能如愿。

康农·加布伦兹在完成译稿之后的第五年去世,他本人及同时代的学人也没有留下关于该译本的言论。长期以来,除德国的零星记载外,这个译本在国外鲜为人知。由于这部译稿一直没有现身,德国的一些汉学家以为它已在战争中被毁。

不过加布伦兹译本完成后,并没有完全被束之高阁,康农·加布伦兹的两个儿子曾经把部分内容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过,具体情况如下:

第100回节选,见于《满文书籍》一文,作者乔治·加布伦兹,刊于德国莱比锡《东方社会研究》

杂志 1862 年第 16 期第 543—546 页。

第一回节选,见于《中国生活图像》一文,作者乔治·加布伦兹,刊于德国赫德堡豪森《环球》杂志 1863 年第 3 册第 29 篇第 143—146 页。

第 33—35 回节选,见于《中国司法》一文,作者阿尔伯特·加布伦兹,刊于德国赫德堡豪森《环球》杂志 1865 年第 5 册第 348—350 页。

第 13 回《一个杂货商的恋爱冒险》,翻译人乔治·加布伦兹,刊于法国巴黎《东方及美国》杂志 1879 年第 3 期第 169—197 页。

因为这个缘故,在 1998 年嵇穆教授发现该译稿之前,学界对这部译稿虽然所知不多,但还是有所耳闻的。由于只看过或听说过发表的这些片段,未见原书,长期以来,欧洲汉学界误以为该译稿只是一个节译本,作者是知名汉学家、儿子乔治·加布伦兹。中国学者引用了国外的这一错误观点,由此以讹传讹,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和胡文彬的《金瓶梅书录》两书都将加布伦兹译本作为片段译文介绍。直到前几年国内有位学者在谈到该译本时仍是这样介绍的:“第一个译本的德文译者是 1879 年格奥里格·伽贝棱次(Gabelentz,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1840.3.16—1893.12.11)的节译本。……严格地说,伽贝棱次的《金瓶梅》翻译这还不算译本。从其译文题目可以判断,他对全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但其重要性在于他是德国第一个接触并翻译过《金瓶梅》的人。”^⑧显然这位学人既没有看过译稿,也没有看到《东方及美国》杂志 1879 年第 3 期刊载的第 13 回《一个杂货商的恋爱冒险》原文,仅仅依据相关目录的记载立论,自然会存在问题,比如将发表时间当作翻译时间,将翻译者归为乔治·加布伦兹一人,说译者对全书没有完整的了解,等等。

二、加布伦兹译本的译者及翻译动机

加布伦兹父子翻译《金瓶梅》前后共用了 8 年的时间,他们何以要耗费如此多的心血来做这件事?其背后的动机何在?细加深究就可发现,这既是他们父子的兴趣使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汉学的治学风尚。

加布伦兹是德国东部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该家族曾涌现出多位著名政治家、语言学家和东

方学学者。根据德国贵族姓氏的传统,其家族成员不仅都拥有代表贵族身份的冗长复姓冯·德·加布伦兹(von der Gabelentz),而且按照德国命名的习俗,后辈喜欢沿袭前人名字中的一个或几个前名,这样就造成了加布伦兹家族祖孙几代重复使用一些相同的名字,加上他们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大体相同,由此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认知上的困难,容易将他们的名字弄混。

这里先介绍身为父亲的康农·加布伦兹。其全名为汉斯·康农·冯·德·加布伦兹(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这里将其全名简称康农)。康农 1807 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州阿腾堡的波什维茨古堡,1874 死于莱姆尼茨自己的夏宫中。他出身贵族世家,为萨克森—阿腾堡公爵、首相,曾出任魏玛王朝州议会主席、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代表。康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 19 世纪杰出的语言学家、满学家,从小学习多种欧亚语言,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即开始学习满文。据其家族史料记载,他对 83 种语言有研究,其中的 24 种语言包括满文和汉文,他不仅精通,而且有多种研究和翻译著述。在《关于被动语态的语言比较》一文中,他运用了 208 种语言范式,被誉为“图林根杰出的科学家”。因对多种东方语言都有研究成果,他曾被推举为德国东方研究会会长,该学会成立于 1845 年。

《金瓶梅》的翻译完成于 1862—1869 年,这正是康农担任阿腾堡公国首相的时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将大量时间投入到该书的翻译中。1868 年,他再次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甚至辞去首相的公职,制定严格的日程表,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中。^⑨

接下来介绍康农的儿子乔治·加布伦兹。其全名为汉斯·乔治·康农·冯·德·加布伦兹(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这里将全名简称乔治),与父亲名字仅一字之差。在汉学研究界,乔治的名气远远超过其父亲康农,因此家族姓氏“Gabelentz”的中文翻译多来自于他。他在莱比锡位玖出版社(T.O. Weigel) 1881 年出版的汉学名著《汉文经纬》中将自己的名字译作“甲柏连孜”,一些汉学研究论述将 Gabelentz 译作“加贝伦茨”或者“加布伦兹”,在 1894 年日本出版的一本纪念他逝世的书中,又有日文汉字题赠“鄂伯廉”的译法。弄清加布伦兹的姓名,有助于理清

加布伦兹家族成员的关系,确定加布伦兹译本的真正译者。

乔治 1840 年生于阿腾堡,1893 年死于柏林。从小跟随父亲和哥哥阿尔伯特学习,通晓数种东亚语言、南太平洋岛国语言、古意大利语、印度梵语及其满、蒙语言,中学选修汉语,大学学习法律。虽然在德累斯顿地区法院工作,但兴趣还是在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对汉语的研究。1881 年乔治出版《汉文经纬》一书,建立汉语史上最早的、完整的古汉语语法体系,比中国人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要早 17 年。此外他还有《语言学》等普通语言学名著。

鉴于其在汉语语言学上的杰出成就,1878 年莱比锡大学设立汉学系并聘任他为首位东方语言学“副教授”(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Extraordinarius),莱比锡大学也因此成为德语区最早设立汉学系的大学。1889 年他被任命为柏林洪堡大学汉语教授,这是德国大学体制内第一位汉学“正教授”(ordentlicher Professor/Ordinarius)。1885 年,他当选萨克森皇家科学院常务院士,1889 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⑩

有意思的是,加布伦兹父子虽然精通汉语和满语,但他们并未到过当时的清朝;他们虽然研究过包括南太平洋岛国语言、墨西哥语、马来西亚语、非洲土著语、梵语、韩语、日语等世界五大洲的语言,但他们终生都没有离开过欧洲大陆。通过其手稿可以看出,他们不但可以流利地书写汉语,而且在著述中引用的古汉语都标注了准确清晰的罗马注音。阿腾堡家族史料馆中收藏了他们手写的包含完整古音、明清官话、北京话、粤语的音韵图,由此推测,他们父子应该也是精通汉语口语的。

加布伦兹父子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渐浓。中国在西方列强压力下部分开放传教和通商后,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往来于中国和欧洲,他们一方面学习汉语,编撰了一些学习汉语的初级读本,另一方面则将很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大陆,在欧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精英中掀起了一股汉学热。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欧洲颇为兴盛,研究汉语和其他偏僻小语种的书籍不时刊行,相关文章时常见诸报刊,欧洲各大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中国典籍。

加布伦兹父子跟随这些从中国回来的早期汉

学家学习中文。此外,康农的女婿即乔治的一个妹夫理查德·冯·卡洛维茨-马克森(Richard von Carlowitz-Maxen)是当时常驻中国的进出口商人,在北京、广州等地开有贸易公司。卡洛维茨经常从中国给他们邮寄中文和满文书籍,作为加布伦兹译本底本的《金瓶梅》满文本就是卡洛维茨 1862 年从中国寄回的一批书籍中的一种。这个满文本《金瓶梅》共 48 册^⑪,100 回。康农拿到这套《金瓶梅》后如获至宝,马上开始了该书的翻译工作。^⑫

从时代背景来看,17 至 18 世纪,随着地理的新发现、海上贸易的大发展、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在东方的积极活动,世界各地丰富的语种语料不断被搜集和整理,为 19 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欧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欧洲语言学家借鉴了自然科学中如自然地理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了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分析法,热衷于研究那些在欧洲人看来生僻稀有的小语种,编纂了一些小语种的工具书、语法教材、普通语言学对比分析专著。比如康农·加布伦兹就撰写了《满文语法初阶》、《蒙古语语法》、《日语语法》、《朝鲜语语法》等多部专著。

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热,除了语言学,还表现在当时欧洲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上层社会以与中国皇室交往为荣,其中一些文化精英有机会接触到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文化典籍,他们热衷于学习和研究汉语语言文化。据家族史料的掌管人、乔治的孙子列欧普德(Leopold von der Gabelentz)介绍,在翻译《金瓶梅》期间,康农醉心于满语研究,两个儿子也正跟着父亲学习满语和汉语。收到在中国经商的亲戚寄来的这么一部“有趣”的故事读本后,康农除了自己兴致勃勃马上开始翻译,还把部分章节交给儿子们,让其作为学习语言的练习。

至于为何选择《金瓶梅》,这与该书内容丰富、反映世间百态、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有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欧洲有着“性禁忌”的宗教与社会文化习俗,身处保守的上流社会的康农·加布伦兹父子没有想到,来自更加古老和保守的中国,竟然还有这么一部“有趣”的小说,这应该说是一部消遣娱乐和学习外语兼而有之的“闲情之作”。如果是撰写严肃高深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专著,比如乔治·加布伦兹的《汉文经纬》,则

完全采用四书五经等正统典籍为范本,而且只研究文言文的语法,他甚至在书的副题上特意标明:“不包括低俗文风和当今白话。”所谓“低俗文风和当今白话”,应当包括《金瓶梅》之类的白话小说在内。

既然翻译《金瓶梅》,为何偏偏选择满文本而非汉文原本?这也许与加布伦兹父子对满文更为熟悉有关。康农·加布伦兹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满语研究专家,满文是清王朝对外交往中正式的官方语言,对当时的西方语言习得者来说,满语的语言结构更接近印欧语系,比起烦难的汉语,是一种更容易理解、更少歧义的语言。《金瓶梅》满文本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行,文字畅达,文学性和刊刻质量都比较高,作为翻译的底本是不错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金瓶梅》的同时,康农·加布伦兹还编纂了一部《德满字典》。^⑩在翻译完成后,他又在满文本《金瓶梅》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67页的《满语俗语》手稿。这些都是满族语言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三、加布伦兹译本的特点

《金瓶梅》较为完整的德语译本主要有3个,即加布伦兹译本(1862—1869)、祁拔兄弟译本(1900—1925)以及后来流传甚广的库恩译本(1930)。比较这3个版本的德语译本可以看出,加布伦兹译本采用直译的方式,其翻译忠实于原文,几乎是词对词的翻译,同时对色情情节进行了较为灵活的处理,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准的全译本;祁拔本采用忠实于原著的意译,对原著内容的理解也是准确到位的;而库恩译本对原著情节改动较大,有些已经不是翻译,而是文学再创作了。相比由汉文本《金瓶梅》翻译过来的祁拔兄弟译本,加布伦兹译本在语言文字上更加忠实于原著,其所依据的满文本也是一个忠实、准确翻译了汉文本的高质量译本。总的来看,加布伦兹译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书名、作品人物名字的翻译处理方面,均采用老式罗马或拉丁注音直译,没有像其他译本那样采用意译。

对书名《金瓶梅》,加布伦兹译本的翻译是 *Gin-ping-mei*; 祁拔兄弟译本除了注音 *Djin*

Ping Meh 外,还将书名意译为“*Schlehenblüten in goldener Vase*”,意为“金色瓶子中的梅子花”^⑪;库恩本也是采用了注音书名“*King Ping Meh*”;而出版更晚、根据库恩本转译的英译本则将书名翻译为《金瓶梅,西门和他六个妻子的冒险故事》;艾杰顿英译本的书名则是“*The Golden Lotus*”,意即《金莲》。^⑫

在加布伦兹译本中,作品的人名都使用了注音直译,如“*Si-men-king*(西门庆)”、“*Pan-gin-liyan*(潘金莲)”、“*U-el-lang*(武二郎)”、“*U-da-lang*(武大郎)”、“*Dschang-da-ho*(张大户)”、“*Loi-shi*(余氏—*Loi*在满语中发 *Yü* 的音)”等。而在祁拔兄弟译本中,这些人名则被翻译为“*Goldlotos*(潘金莲:金色的莲花。同时注明:“金莲”得名于她裹的精致小脚)”、“*der Patrizier Dschang*(张大户:张姓贵族)”、“*die geborene Jü*(余氏:“父姓”为余的妇女,以区别于婚后随丈夫的“夫姓”)”,等等。

其次,加布伦兹译本保留原著的直接引语,而祁拔兄弟译本则常常将对话改为间接引语。比如第一回中大户时常拍胸叹气道:“我许大年纪,又无儿女,虽有几贯家财,终何大用。”加布伦兹的翻译完全照搬原著,用第一人称直接引语“*Ich habe nun seit vielen Jahren keine Kinder. Wenn ich auch unermesslich reich bin, was nutzt es mir gross?*”而祁拔兄弟则使用德语中特殊的虚拟语气“*er sei*”句式,将引号中张大户的感叹变成了第三人称间接引语,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

再次,在对回目与诗歌的翻译处理上,原书中的回目和诗歌在加布伦兹译本中均得到了较为忠实和优美的翻译。比如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热”被译作“*vergenügt*”,意即“乐在其中”,“冷”译作“*unverhofft*”,意即“不期而遇”,其德语用词相当准确传神。

再比如原书的卷首诗:“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箏不响歌喉咽。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加布伦兹的翻译尽量遵照汉语绝句原有的形式,四句为一首,其中第一、三和四句句尾的德语单词均以“*t*”收尾,德语读音上的相似与绝句中的韵脚颇为相似。而行文内容则更像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当财富与荣耀褪去,他沦为孤独的行者。箫笛与琴箏不响,歌声渐冷。锋利的宝剑失去了

力量,不再闪烁光芒。宝琴散落,金色的印记已经消亡。”

加布伦兹的直译风格一方面与他采用的满文底本有关,另一方面,与曾经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祁拔兄弟相比,他和儿子们都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直观的了解,仅从语言的字面意义进行翻译,这就造成他在直译中有时不能很好地把握原意,有“生搬硬套”之嫌,并引起歧义。以原书第一回的翻译为例,比如:“却说这张大户,有万贯家财,百间房屋”。祁拔本的意思译为“张大户很富裕,有一百多间房子”,在意思领会上是正确的。而加布伦兹则直译为“张大户有一万两的财产”,“他的房子有一百个房间”,将“万”的虚指与实指混淆,将“贯”与“两”混淆,显得有些生硬;而且在满文中由于“房”和“间”意义是相通的,这里对“房间”的理解,也有歧义。

再比如“妈妈果然叫媒人来”,加布伦兹把“媒人”按字面的原义翻译成“Zwischenhändler”即“介于两个家庭之间商量条件的人”,但“Zwischenhändler”常用于商业活动中的中介,用在这里听上去更像“人贩子”,尽管此处转卖金莲的媒人几乎就是“人贩子”的代名词,但在中国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祁拔兄弟将其译作“Heiratsvermittlerin”即“媒婆,婚姻介绍人”,显示他们是了解中国风俗的。

最后,在对床第之事描写的翻译处理上,作为贵族高官的康农父子和平民出身的祁拔兄弟有很大不同。在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习俗和宗教禁忌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康农·加布伦兹具有政治家的身份,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满文本是以未删节的张竹坡本为底本的,保留了原书完整的色情描写。加布伦兹对满文本中的色情描写采取了删节的方式。比如第74回“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中的性爱描写,加布伦兹用“话说西门庆搂抱潘金莲,一觉睡到天明”一语一笔带过。而以张竹坡本为底本的祁拔兄弟译本则详尽采用原文,对两人性行为的描写完全没有删节。

需要说明的是,加布伦兹译本中一些与汉文原本内容有出入的地方,可能是满文底本造成的。由于满文知识的缺乏,在嵇穆教授帮助下,我们将

部分章节的汉文、满文、德文文本进行比较,得出以上结论。

四、加布伦兹译本的价值及研究

至于加布伦兹译本的价值,必须将其放在《金瓶梅》的德文译本乃至欧洲各语言译本的序列中进行探讨才能看得更为清晰。

在1862—1869年加布伦兹父子德文全译本面世之前,除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满文译本外,整个欧洲只有一个《金瓶梅》的节译片段,那就是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1799—1863)翻译的“武松和金莲的故事”,译自《金瓶梅》第1~6回,收录在1853年巴黎刊行的《现代中国》一书中。^⑩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是一个译本,只能算是译文片段,而且这个片段与《水浒传》第23~27回部分内容相同。此外,德国东亚语言学家威廉·硕特曾在巴赞之前于1834年翻译过《水浒传》的这个故事片段。^⑪加布伦兹译本毫无疑问是欧洲最早的《金瓶梅》全译本,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加布伦兹德文译本可以说是继满文本之后的第二个全译本,也是《金瓶梅》国外译本中的第一个全译本(表1)。

加布伦兹译本的发现,使人们得见一个重要的《金瓶梅》早期译本,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的翻译、传播史上,还是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译本的发现还澄清了学界对《金瓶梅》翻译与传播的一些错误认知,比较典型的如“《金瓶梅》的第一个德文译本是张评第一奇书的百回删节本”^⑫,“1922年由乔治·苏利埃·德·莫朗翻译的《金瓶梅》节译本问世,书名为《金莲》,是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译本”。^⑬此外国内学界错误的认知还有“《金瓶梅》的最早译本是祁拔兄弟德文本”^⑭;加布伦兹译本是一个“节译本”,“还不算译本”;其译者是“格奥里格·伽贝棱次(Gabelentz,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1840.3.16—1893.12.11)”^⑮;等等。加布伦兹德译本的完整性及译者、翻译时间的明确性,使学界对《金瓶梅》在欧洲的翻译和传播有了新的认识。

表 1 《金瓶梅》早期主要完整译本对照表^②

名称	Gabelentz 加布伦兹本	Otto Kibat 奥托·祁拔本	Franz Kuhn 库恩本	Bernard Maill 米尔本	Clement Egerton 艾杰顿本
翻译时间	1862—1869	1900—1925	1930	1939	1939
语言	德语	德语	德语	英语	英语
书名	<i>Gin-Ping-Mei</i> 《金瓶梅》	<i>Djin Ping Meh - Schlehenblüten in goldener Vase</i> 《金瓶梅》	<i>King Ping Meh</i> 《金瓶梅》	<i>Chin P'ing Mei</i> 《金瓶梅,西门和 他六个妻子的冒 险故事》	<i>The Golden Lotus</i> 《金莲》
译者	父亲康农·加布 伦兹主译,儿子乔 治和阿尔伯特翻 译第 13~16 回。	弟弟奥托·祁拔 主译,哥哥阿图尔 ·祁拔协助。	弗朗斯·库恩	伯纳德·米尔 主译	克雷门特·艾杰 顿主译,老舍协助
底本	康熙四十七年 (1708)满文本	张竹坡评本	张竹坡评本	库恩转译本	张竹坡评本
章回	48~49 卷 100 回	6 卷 100 回 1928 年第 1 卷 1 ~10 回;1932 年 第 2 卷至 11~23 回;德国高达地区 因格哈特·雷业 出版社;1967— 1983 年 100 回,汉 堡天平出版社。	49 章,删节较多	49 章,同库恩本。	10 卷 100 回
出版时间和出版社	2005—2013 编辑 整理,柏林国家图 书馆出版。	莱比锡岛屿出版 社 1930 年版。	伦敦兰恩出版社 1939 年版。	伦敦乔治罗杰父 子出版有限公司 1939 年版。	
整理者/出版人	嵇穆 (Martin Gimm)	傅海宝 (Herbert Franke)		约翰·兰恩 (John Lane)	老舍协助翻译 整理
研究专著	嵇穆《加布伦兹与 金瓶梅》,2005 年 刊行。	弗里德里希·比 绍夫《祁拔本金瓶 梅姓名缩略分析》	苏联汉学家李福 清 1983 年版序言	阿瑟·韦利序言	
译本价值	《金瓶梅》最早的 海外全译本。	《金瓶梅》汉文本 的最早海外译本; 注明人物表、回目 和删节情况。	译文畅达、文学色 彩浓厚,影响 最广。	同库恩德文本。 首个英文译本	早期唯一未删节 的英语全译本。

目前对加布伦兹译本的研究还很不够,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对《金瓶梅》德文译本乃至欧洲译本的研究都还不够,仍停留在简单介绍的阶段,这与近年来《红楼梦》海外译本研究的热闹情景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国外对加布伦兹译本的研究情况,以 1998 年嵇穆教授发现该书手稿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此前提到这个译本的主要是加布伦兹父亲和他们的学生:

康农·加布伦兹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多次兴奋

地提到,他从在中国经商的女婿那里得到了满文版《金瓶梅》,并表示有意翻译该书。^③

乔治·加布伦兹在《满文书籍》一文中写道:“《金瓶梅》,一个富有而鲁莽的香料商人西门庆的故事,是中国的四大奇书之一。这部小说,懂得如何从根源上抛开世俗对道德规法与举止端庄的偏见,在美酒和情爱中展开故事的情节。”^④长期以来,《金瓶梅》不仅在中国,即便在西方也被视作一部诲淫的色情小说。乔治·加布伦兹对《金瓶梅》的这一评价与时人相比,可以说对原著有更为深

入的把握和理解,他首次正面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

1902年,乔治·加布伦兹的学生葛禄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在其《文学史》(1902)一书中提到康农·加布伦兹由满文本完整翻译了《金瓶梅》,但是没有出版^②:

《金瓶梅》由康农·加布伦兹根据满文本完整地翻译成了德文,但是显然至今尚未出版。

1908年,葛禄博和乔治·加布伦兹的另一个学生劳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再次提到加布伦兹的译稿。劳佛认为,出版加布伦兹的这部译稿无论是对满族民族学研究、还是对中国社会性心理学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③:

根据葛禄博的说法,康农曾经由满文本将《金瓶梅》完整地翻译成德语,但是显然至今没有出版。这部著作亟需出版,不仅为了研究满学,也是研究中国人的性心理学以及这一学科学术进步的要求。……《金瓶梅》是唯一的、并且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文性心理学资料,我们应该为它的存在深感欣慰。

1998年,嵇穆教授发现该书的手稿后,随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目前他已完成对译稿的整理,由柏林国家图书馆陆续出版刊行,使得这部湮没一百多年的译稿得以重见天日。^④在该整理本卷首,有嵇穆教授与他曾供职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学生、柏林汉学家瓦拉文斯所作的序言,在序言中,他们介绍了这个译本的来龙去脉以及《金瓶梅》在欧洲的收藏、流传和翻译情况。

在研究方面,嵇穆教授也出版了一本专著即《加布伦兹与金瓶梅》,德国哈拉索维兹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对加布伦兹译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我们正准备将该书译介到国内,为学界提供学术信息。对加布伦兹译本的整理与研究目前只有嵇穆教授一个人在做,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关注和研究这个新发现的《金瓶梅》译本。

注释:

- ①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 ②王丽娜将1853年法国人巴赞翻译、发表的《武松与金莲的故事》,1879年德国人奥尔格·加布伦兹(即后文要提到的乔治·加布伦兹)翻译、发表的《金瓶梅》片段都算作“片段译本”而非“译本”。参见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135页。
- ③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141页。
- ④加布伦兹又译作加贝伦茨或甲柏连孜。
- ⑤嵇穆教授的整理稿根据现代汉语拼音改为“Jin-Ping-Mei”。
- ⑥参见嵇穆:《加布伦兹与金瓶梅》,德国威斯巴登市:哈拉索维兹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Martin Gimm,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und die Übersetzung des chinesischen Romans Jin Ping Mei,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5)。
- ⑦《金瓶梅》,康农·加布伦兹翻译,马丁·嵇穆整理,柏林国家图书馆2005—2013年刊行,ISBN号978-3-88053-127-7至978-3-88053-189-5(Jing Ping Mei, übersetzt v. Hans Conon v. d. Gabelentz, bearbeitet v. Martin Gimm, ediert v. H. Walravens,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ISBN 978-3-88053-127-7 bis 978-3-88053-189-5, 2005—2013)。
- ⑧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译本和“梅”的翻译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九辑第,齐鲁书社2009年版,216—217页。这里所说的“格奥里格·伽贝棱次”即前文提及的“乔治·加布伦兹”。
- ⑨参见乔治·加布伦兹:《作为语言研究学者的康农·加布伦兹》,莱比锡皇家萨克森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哲学—历史部(会议时间:1886年12月11日)第38卷,莱比锡:魏德曼出版社1886年刊行,第217—241页(Georg von der Gabelentz,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als Sprachforscher, in: BSGW, Band 38, S. 217—241, 1886, Sitzung am 11. Dez. 1886)。
- ⑩参见江泽建之助、安耐美特·冯·弗格:《乔治·加布伦兹生平》,德国纳尔出版社2013年版(Kennosuke Ezawa und Annemete von Vogel,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Ein biographisches Lesebuch, Gunter Narr Verlag, 2013)。
- ⑪一说47册,在康农和乔治的笔记中注明“不少于48册”。
- ⑫参见阿腾堡档案馆所藏加布伦兹与语言学家波特(Friedrich August Pott, 1802—1887)、威廉·绍特(Wilhelm Schott, 1807—1889)的通信手稿。
- ⑬康农·加布伦兹:《德满词典》手稿约完成于1868—1878年,约800页,收录于图林根国家档案馆加布伦兹家族史料室(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Deutsch-Mandschu Wörterbuch, Manuskript vermutl. 1868—1878, ca. 800 S., in ThStA Thüringen)。
- ⑭欧洲没有中国的梅花,这里德文中的“梅”与中国梅并不是同一种植物。
- ⑮参见表1:《金瓶梅》早期主要完整译本对照表。

- ⑩马丁·嵇穆:《加布伦兹与金评梅》。
- ⑪瓦拉文思:《金瓶梅—加布伦兹翻译》导言,柏林国家图书馆,珍本第9卷,2005年刊行(Hartmut Walravens, Einleitung zur Jin Ping Mei, übersetzt v. H. C. v. d. Gabelentz,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Sonderheft 9, 2005)。
- ⑫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 ⑬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 ⑭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全译本译者祁拔兄弟及其他》,《徐州师范学院报》1992年第1期。在该文发表之日前,关于“祁拔兄弟本是最早的完整德译本”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着1998年加布伦兹译本的发现和2005—2013年的陆续完整刊行,这一说法需要修正。
- ⑮以上见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译本和“梅”的翻译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九辑,第216—217页。
- ⑯参见布鲁斯·科列尔:《金瓶梅回顾》,《芝加哥学报》第35卷第4篇第344—346页,1944年秋(H. Bruce Collier, Jin Ping Mei Review, Isis, Vol. 35, No. 4, Autumn, 1944, Pp. 344—346)。
- ⑰参见马丁·嵇穆编辑:《乔治·加布伦兹的康农·加布伦兹生平手记》,载《康农·加布伦兹与德国首部满文语法—1887年家族遗存书信集》,收录于《东方学刊》第40期第2卷,第248—255页,1997年刊行(Georg von der Gabelentz, Biographische Notizen über Hans Conon v. d. Gabelentz auf Poschwitz und Lemnitz von seinem Sohne Georg (aus dem Nachlaß, dat. 1887), in: Martin Gimm,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07—1874) und die erste manjurische Grammatik in Deutschland (Briefe und Dokumente aus dem Nachlaß), in: Oriens Extremus, 40, 2, S. 248—255, 1997)。又参见瓦拉文思:《“艰难之境亦其乐无穷”:语言学家康农·加布伦兹,威廉·硕特和安东·舍弗纳1834—1874年书信集》,德国威斯巴登市: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8年版(Hatmut Walravens “Freilich lag in den zu überwindenden Schwierigkeiten ein besonderer Reiz...”: Briefwechsel der Sprachwissenschaftler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Wilhelm Schott und Anton Schiefner 1834—1874,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2008)。
- ⑱乔治·加布伦兹:《满文书籍》,德国莱比锡《东方社会研究》杂志1862年第16期第543—546页(Georg v. d. Gabelentz, Mandschu—Bücher, in: Festschrift d. Deutschen Morgenländ. Gesellschaft, 16, 1862, S. 538—546)。
- ⑲葛禄博:《中国文学史》,《东方文学国别史第八卷》,莱比锡,1902年版,第431页(Grube Wilhelm,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S. 431, Die Lieteraturen des Ostens in Einzeldarstellungen, Band 8, Leipzig, 1902);又见马丁·嵇穆:《加布伦兹与金评梅》,第127页。
- ⑳劳佛:《满族文学简介》,《东方评论》第9期,1908年刊行,第1—53页(Laufer, Berthold, Skizze zur manjurischen Literatur, in: Keleti Szemle, 9, S. 1—53, 1908);又见马丁·嵇穆:《加布伦兹与金评梅》,第128页。
- ㉑《金瓶梅》,康农·加布伦兹翻译,马丁·嵇穆整理,柏林国家图书馆2005—2013年刊行。

An Analysis of the First Complete Version of *The Golden Lotus Aboard*

MIAO Huaiming, SONG 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y German version of *The Golden Lotus* (*Jin Ping Mei*) translated by Hans Conon of the Gabelentz and his s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1862—1869 not only advanced the appearing time of its first version in Europe half a century, but also clarified misunderstandings of its translation and spread in Europe.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Golden Lotus* was the first complete version abroad, and its appearance had a deep and wide-ranging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Gabelentz's version is a tentative works, and is also a faithful and high-quality version which is worthy to be explored.

Key words: *The Golden Lotus* (*Jin Ping Mei*), Gabelentz, complete version

(责任编辑:吴 澄)